

桂冠政治學叢書⑮

第三世界的結束

尼葛爾·哈利思原著

陳鴻瑜等譯

桂冠政治學叢書⑮

第三世界的結束

尼葛爾·哈利思原著

陳鴻瑜 何振盛 杜嘉芬 等合譯

The End of the Third World

Nigel Harris

桂冠社會學叢書[5]

第三世界的結束

原 著／尼葛爾·哈利思
譯 者／陳鴻瑜 何振盛 杜嘉芬
發行人／賴阿勝
出版版／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 10769 新生南路三段 96-4 號
電話／3416949・3631407

電傳(FAX)／886 2 3969194

郵撥帳號／0104579-2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1166 號

印刷／海王印刷廠

初版一刷／1990 年 3 月(印數：1~2,000)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定 價／新臺幣 175 元

ISBN 957-551-129-8

譯序

發展理論是自一九五〇年代以來普遍為關心本國發展及世界發展的發展經濟學者、政治發展學者所廣為引用，他們通常是透過比較的途徑，從各種不同發展水準的國家，找出相同類型的國家集團，分析其進行發展的策略差異及未來發展的潛力。

從這種比較研究途徑出發，他們不得不對有相同發展特徵和水準的國家做一分類，儘管聯合國的世界銀行對於這種分類有異於學術界的分類，但大體上，一九六〇年代的發展論者都同意三個世界的分類較能反映當時的國際現實。而所謂三個世界論，乃以第一世界指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市場經濟體系國家，第二世界指稱以蘇聯為首的東方中央計畫經濟體系國家，第三世界指稱亞、非、拉三洲的低度發展國家。然而本書作者哈里斯(Nigel Harris)認為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明顯差異已逐漸消失中，至於第三世界則因內部各國的發展水準在近年發生了重大的差異，譬如出現了所謂的新興工業化國家，而破壞了第三世界概念的實質意義，換言之，哈里斯認為目前雖還有人大唱第三世界的概念，但在一個互賴、互動及全球性製造業體系正在成長之際，舊的第三世界主義已在褪色之中，特別是在國家利益和民族主義兩大主宰目前各國發展的要素下，各國仍將選擇合用的策略先謀求本國

的發展，那麼，最後第三世界主義將趨於名存實亡。總之，作者的著論，相當具有啟發性，其對於第三世界所面臨的政治和經濟問題，亦有精闢獨到的洞見力。

本書中文本在匆促間譯成，疏漏之處，應由譯者負責，並祈博雅君子指教。本書之翻譯，多承何振盛和杜嘉芬兩位同學的協助，在此一併致謝。

陳鴻瑜謹誌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目 錄

譯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第三世界主義	7
第一節 發展經濟學的起源	9
第二節 思想的學派	15
第二章 亞洲：四小龍	33
第一節 大韓民國	34
第二節 中華民國	50
第三節 香港	60
第四節 新加坡	67
第五節 四條小龍	75
第三章 拉丁美洲：巴西與墨西哥	81
第一節 經濟的結構	83
第二節 策略與歷史	86
第三節 國家	97
第四節 農業	100
第五節 危機	102

第四章 全球製造業體系	111
第一節 出口與低度發展國家	111
第二節 舊的製造業核心地帶的式微	119
第三節 所選擇的工業	121
第四節 歷史與機會	133
第五章 政策和經濟發展	141
第一節 進口替代	143
第二節 新古典主義的論據	154
第三節 反工業化	165
第六章 國家和經濟發展	175
第一節 經濟發展	179
第二節 已發展國家	186
第七章 社會學的觀點	205
第一節 中產階級	207
第二節 階級聯合	213
第三節 獨立的領導	216
第四節 意識形態	221
第八章 民族改良主義的結束	229
人名索引	247
名詞索引	251

圖表目錄

一、南韓：國民總生產毛額，製造業生產量和出口的增加，一九五五——八五	36
二、中華民國：國民總生產毛額，製造業生產量和出口的增加，一九五三——八五	52
三、香港：區內總生產毛額，製造業生產量和出口的增加，一九五〇——八四	63
四、新加坡：國內總生產毛額，製造業生產量和出口的增加，一九六〇——八五	73
五、低度發展國家：二十七個領導國家製成品出口的價值與結構，一九八〇	115
六、已發展國家：六個國家製成品出口的價值與結構：一九八〇	116
七、低度發展國家：二十七個領導國家製成品出口結構的改變，一九六〇和一九八〇	118
八、低度發展國家：車輛生產量的成長，一九六〇——八〇	129
九、低度發展國家：車輛生產的分配，一九六〇和一九八〇	130
十、低度發展國家：各部門和各區域生產與出口的分配及資本財，一九七五和一九八五	132

前 言

在一九四〇年代末期和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第三世界的觀念開始出現。在那個時代，這個觀念並不僅指領土長期隱匿於歐洲和美國帝國之下的一群國家而已，而是指一個政治觀念。全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可怕的剝奪和摧毀之後，已經分裂，必須就二種截然劃分的駭人路線加以選擇：華盛頓和莫斯科，資本主義和人們所謂的社會主義，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剛從舊世界的毀滅中創造出來的第三世界，則為人類提供了第三種不同的選擇途徑。

政治語意學史充滿著開始時是激烈地控訴現存的社會秩序的觀念，但是經過若干年後却轉變為中性的日常詞彙。所以多數統治的民主概念一度被認為使床上安睡的人民受到了驚嚇，但是最後卻成為若干國家流行的統治習慣。所以十九世紀初許諾給予普遍自由的自由主義，與同一世紀晚期的社會主義，均在時機成熟時消退成一個模糊的溫和名詞（或者就社會主義而言，乃是官方所謂現狀的名詞）。在我們的時代，相同的事情發生在「婦女解放」上。因而已建立起來的秩序消滅了它的批評者的觀念，掠奪他們表達反對意見的概念工具，既不承認實際情況亦不允許訴諸戰鬥。

相同的事情發生在「第三世界」。目前很少人詢問第一和第二

世界在哪裡。這兩個世界的差異已經消失。「第三世界」不再被視為一種政治選擇，而僅是指一群國家——華而不實的低度發展國家。

本書介紹第三世界的觀念，及其觀念所引發的社會科學理論，更重要的是介紹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 economics)。我們將在觀念上顯示一幅有關一九五〇年代的世界如何行至其當時的位置，它可能往何處去，以及第三世界的政府能夠引領它通往何處的圖畫。我們將嘗試明白實際上發生了什麼，並且解釋理論和實際間的差異。在這過程中，我們將著眼於第三世界主義的意識形態之根源，以及其主角如何運用第三世界的新國家(目前包括拉丁美洲的獨立國家及亞洲和非洲的前殖民地)，還有此新型社會的社會基礎。

本書並不直接介紹經濟發展。若是如此，我們必須考慮更多的因素。對於發展研究的許多意見，本書也不任做裁判。本書也不直接探討當代世界的整體發展；那是我先前著作中的主題，這本書書名是《麵包與槍：危機中的世界經濟》(*Of Bread and Guns: the World Economy in Crisis*, Penguin Books 1983)。本書介紹的是有關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嘗試推動第三世界經濟發展的人的中心思想。它主要介紹經濟問題，但不是為經濟學家而寫，並且主要不以專門技術用語來寫(縱然一個人的專門名詞也是另一個人的日常用語)。而且本書對政治、社會、文化或膚色是不太注意的。這並不是因為這些事情不重要，而是因為在我們能夠瞭解其他因素對此過程的影響程度之前，基本的經濟演變必須先清楚地加以認明。我們應審慎的嘗試去認明此經濟過程，因為政治領袖的意圖太常與經濟上所發生的事情相混淆，而實際上，經濟的變遷經常是政治意圖的原因。這個途徑會使得經常將

政治置於顯著地位的人產生挫折。本書轉變了他們腦中的日常假設。誠然，任何對巴西或印尼現代史的解釋，若省略它們的政治，就顯得是刻意的錯誤了。

專門名詞是一個問題。對於國家集團(第三世界是其中的一群)的定義是無法避免武斷的，要不，若干不同的定義即反映許多不同的目的。我們討論像第三世界的一群國家，也同樣有不同名詞：開發較少(譯者按：為行文方便，本書對該名詞全譯為低度發展)，發展中，低度發展，非工業化，貧窮，落後，南方。它們與第一世界，亦即較發展，已發展，工業化，富有、先進，市場經濟(工業市場經濟)，北方，以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包括二十一個西方國家及日本、土耳其和希臘等二十四個成員國)」。在世界上已建立的大約一百八十個國家中，世界銀行將一百二十六個最大的國家(含蓋絕大多數的世界人口)予以分類為：九十四個低度發展國家，五個「高所得石油輸出國家」，十八個「工業市場經濟國家」和七個「東歐非市場經濟國家」。這種分類處處有獨斷的成分。例如某些「非市場經濟國家」(如中共、越南、北韓)被納入低度發展國家。愛爾蘭(每人每年所得五千一百五十美元)和西班牙(五千四百三十美元)包括在「工業市場經濟國家」之中，其原因是它們位於西歐，但是千里達與托貝哥(六千八百四十美元)和新加坡(五千一百九十美元)卻包括在低度發展國家中。

在低度發展國家中，我們偶而使用世界銀行的細分法：(1)低所得國家：在一九八〇年每人一年所得低於四百九十美元(包括中共和印度等三十三個國家，佔世界人口百分之四十九)；及(2)中所得國家：在一九八〇年每人所得介於四百一十和四千五百美元之間(有六十三個國家，佔世界人口百分之二十六)。與之對比，工業市場經濟國家在一九八〇年擁有每人每年所得超過四千五百

美元(有世界人口百分之十六)。大體而論，這種說明並沒有注意到「高所得的石油輸出國家」，因為它們佔世界人口的比例很小；且因缺乏比較的資料而疏忽了「東歐非市場經濟國家」；這無可避免地扭曲了全球的形象，但是對於簡約的需要却勝於嚴格的精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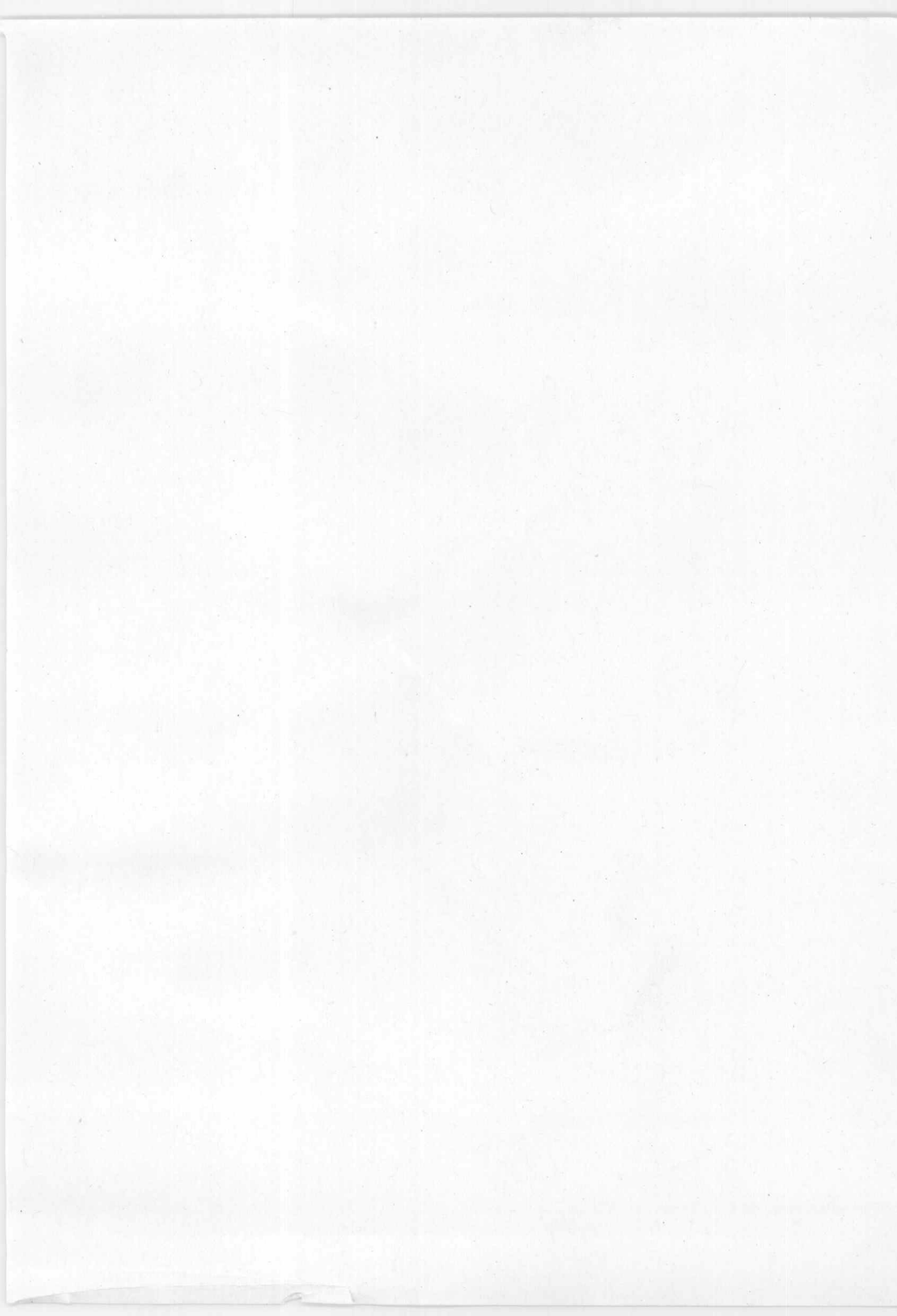
在低度發展國家中另有許多次級團體，與我們此處特別有關連的是：新興工業化國家。這些國家被認為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曾經歷高度的產出成長，有時(但非必然)以擴張的製造業出口為基礎。對其成員的認定端視作者而有不同，但在大多數的解釋中他們包括：香港、新加坡、中華民國、南韓、印度、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通常也包括西班牙(其它解釋則把西班牙視為一個「工業化的市場經濟國家」、葡萄牙、希臘、南斯拉夫。有時包括：伊朗、馬來西亞、巴基斯坦、哥倫比亞、菲律賓、泰國和其他國家。這種解釋雖缺乏明確的分界，但並不重要，當我們進行討論時會辨明包括在集團中的國家。

本書的核心就是對第三世界個案論題的測試(在第一章中提出)。此項工作與四個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南韓、中華民國、香港和新加坡(在第二章說明)有關。第三章檢視兩個拉丁美洲國家(巴西和墨西哥)之不同類型的發展。第四章是藉探討低度發展國家整體以及已發展國家的製造工業之情形來決定這六個個案特殊到什麼程度。第五章扼要說明已發生的事對第三世界主義之含意。第六章檢討在快速成長的模式中，國家和政府的特殊角色，並且檢視國家能夠指導市場之信仰的根源。如果第三世界主義是一個意識形態，則第七章尋求提出可能已與該意識形態合而為一的社會利益。最後一章扼要說明論點，並且作一些預測性的結論。

一如往例，事實、語言和判斷的錯誤都歸咎於我而非歸咎於

在這艱難的工作上誠懇耕耘且嘗試將它變成一本具可讀性之著作的人(經常不易成功)。他們包括傑出的艾拉斯戴爾·麥奧利(Alasdaic McAuley)；儘管我們意見不同，當肯·哈拉斯(Duncan Hallas)，瑞喀旭·莫漢(Rakesh Mohan)，提尼爾·哈理斯(Tinil Harris)，戴斯蒙·麥尼爾(Desmond McNeil)，第利普·姆克吉(Dilip Mukerjee)，米契爾·沙菲耳(Michael Safier)以及約翰·林德塞(John Lindsay)。這是一個不求感謝的工作，然而我仍要向他們深致謝忱。

(註：Dollars 是指美元，除非特殊情形(新加坡幣作 S 等等)另當別論，且 billions 是指十億而非百億。)



第一章

第三世界主義

我們能做什麼呢？我們能做許許多多事！我們能在世界事務中注入理性的聲音。我們能動員處於和平一方的亞洲與非洲的所有精神上、道德上及政治上的力量。是的，我們！我們，亞洲和非洲的民族，十四億強的人民，遠超過世界人口的半數，我們能夠動員我所謂的愛好和平的「國家的道德力量」。

——印尼總統蘇卡諾，於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在印尼萬隆(Bandung)對亞非會議(the Asia-Africa Conference)的公開演講。

一九八五年四月，印尼政府在萬隆慶祝亞非會議成立第三十週年的紀念，事實上，很少人記得第一次會議的情形，雖然這次會議是往後許多創例(如從不結盟會議到各式各樣的聯合國活動)的始祖。但是一九五五年的這次會議顯示了世界秩序發生重大的變遷，即名之為第三世界的新興國家集團進入了國際政治的舞臺。

不論就古老帝國與新興獨立政府間的權力轉移而言，或從國際政治聯盟的觀點來看，在許多國家中，新秩序是無法在沒有暴力的情形下達成的。它激起了巨大的熱情和新的忠誠，它吸引了

數以萬計(若非百萬計)新近覺醒的政治活躍分子。它改變了政治的面向，甚至改變了倫敦、巴黎、阿姆斯特丹、布魯塞爾和里斯本等古老帝國的中心地位。新興國家對於世界及其所扮演角色的新的認識，於焉建立了。圍繞著這個認識發展出一些理論體系，我們在此統稱之為第三世界主義。當然，目前這個意識形態的許多意見已變成爲世界性的政治「常識」，在今天已難以分辨出何者屬何種理論了。

第三世界觀念之出現，乃是在激烈地批評當時主宰國際事務的世界權力的秩序。據歷史所知，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帝國主義國家已激起兩個破壞性的世界戰爭，以及以一連串的殘暴行爲加諸世界上大多數民族身上。帝國既爲一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重要部分，而就經濟的觀點而言，在景氣和不景氣的搖擺之中，特別是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大蕭條時期，資本主義同樣地具有摧毀性。居世界多數之第三世界國家的解放，提供一個以蘇卡諾所稱的「新興勢力」爲基礎的新的政治和經濟秩序的機會。對於一個最近才從一九三九——四五年可怕的戰爭中解脫出來，而又陷入新的冷戰中的世界，在萬隆會議上所表現的希望，非再予鼓勵不可。

此一新的意識形態的核心，是一系列關於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可能性的命題。當歐洲國家和北美洲國家如此富有的時候，爲什麼那些國家會如此貧窮？市場能夠被塑造至什麼程度或者被替代至什麼程度，才能加速國家經濟成長的速度？在那過程中政府應該扮演什麼角色？以政府行動爲優先考慮的分析、解釋和規範，建構成經濟學的一門新的學派——**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 economics)。事實上，理論化的工作早在一九五〇年代以前即已開始，在一九二九年大蕭條之後，就出現以此爲主題的研究。當時資本主義的潛能似乎已經消耗殆盡，而各國都急需尋找其他途

徑以克服困境。來自主要原料出口國的經濟學家——拉丁美洲和東歐——特別渴望提出使他們國家能夠逃避衰退的方法。從拉丁美洲思潮的演進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新舊各派學說關切的重點是交纏不清的。

第一節 發展經濟學的起源

新興國家早就承認維持政治獨立需要經濟力量，必須以提高所得來酬勞那些推翻外國統治的人。它們運用許多不同的途徑來解決「經濟發展」的問題。這意味著什麼呢？歐洲和北美洲國家，經歷了一個使大多數工人離開農業（和鄉村地區）且變成工業（或至少城市的）雇員的過程，有些國家甚至持續達一世紀之久。在經濟方面，國民產量衰退部分已在低勞動生產力（傳統農業）的部門建立起來，而增產的部分則在高生產力部門（特別是工業和工業之中的製造業）建立起來。此結構的變遷被認為是提高所得和國力的關鍵因素。

在高生產力部門做不成比例的投資，將改變一個經濟體系的結構。如果製造業在超過數年的期間，較其他部門快速地擴張，那麼就可以達成這種改變。從這項分析產生一些問題——如何動員資源來支持持續的投資計畫，如何獲取進口設備以促進製造業、基層建設和動力供應的成長，及擴增技術熟練的勞動力量。在一九四〇年代末期，似乎所有這些工作都應由國家來做。新政府承擔了有計畫地轉變其社會的工作。早先經濟學家若對這些問題表示關切，則他們經常會假定世界貿易體系的成長會及時克服貧窮和落後的問題。在一個世界市場中，如果沒有限制而任由競